

记忆深处

教练奖给我跑鞋

1964年,河北省大学生运动会在南开大学召开。我校天津体院规定,参赛队员必须在参赛项目中获得冠军,否则不能报名。我的专项是跨栏,有希望拿到冠军,但是我的教练却通知我:学校又给我报了个跳远项目。我听了忙说:“不行,教练,跳远我拿不了第一。”教练却说:“这是学校商量决定的,因为跳远组成绩差,作为体院,又不能有空项,所以经过对比,最后定的是你。”又说:“没关系,反正咱们也不是练这个专项的,尽最大

努力就行了。”教练平时对我都是大声呼喊呵斥,要求极严,整个田径场都听得清清楚楚,那天的表情却判若两人。

比赛之前,我开始主攻跳远,并告诫自己:“只要不犯规,就有希望。”比赛的头天晚上,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:“明天一定要跳好!”不知为什么,就在我难以入睡的时刻,我的心底突然发出了一个声音:“要想跳好,必须冲力大、腾空高、腿前伸、不落地。”这个想法变成一个画面,在我眼前一遍又一遍地演示,慢慢

地我才睡着了。

比赛开始了,教练坐在运动员休息椅上看着我。我没有畏惧,反而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。我越战越勇,最后一跳,我用全力演示了夜间构思的画面。走出沙坑的瞬间,教练已出现在沙坑边,我们一起等待着成绩。结果是5米05!这是唯一破5米大关的成绩,我为学校拿了女子跳远第一名。

晚饭后,各组教练都来到宿舍看望队员,好不热闹,但是我的教练却没来。快打熄灯铃时,有人敲门,同学们互相

看了一眼,笑着示意我去开门。果不其然,是我的教练。教练进门后,笑着跟同学们打招呼。之后,他说了声“休息吧”就走到门口,面无表情地朝我脚下扔了一双新跑鞋,说:“不知大小,试试。”他说着就出了宿舍门。

这双新跑鞋是教练给我的最好礼物,因为我所用的跑鞋打了好几个补丁,鞋钉早磨得像几个小铁球一样粘在鞋底上。有了这双跑鞋,我在训练中就更加得心应手了。

张健城/文

我的挚友孙向阳

石家庄市教育界活跃着一位东北汉子,他就是石家庄市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科研处的孙向阳处长。乍一看,他像一个莽撞汉子,其实,他的内心优雅、细腻,为人诚实、心地善良,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孙向阳出生在东北农村,当过农民,做过民办教师,1977年考入黑龙江绥化学院,毕业后留校工作,先后担任校党办副主任、宣传部长和党委委员,14年的青春时光都献给了故土和母校。1994

年,孙向阳举家迁往石家庄。自此,石家庄的多所中小学和幼儿园都留下了孙向阳的足迹,他参与教研活动,举办德育、心理讲座,编撰教育书籍和教材等。退休后,他在石家庄市书协担任书协会刊《书法界》执行主编,并负责日常工作两年多。2011年,他受聘首都师范大学教学督导,在北京工作了5年。

前几天,在雷锋小学工作的孙向阳的侄女孙老师到我家,转送给我一本孙向阳的诗

集《心随朗日集》,并告诉我一个噩耗:孙向阳去世了!我拿着诗集的手颤抖着,缅怀之情油然而生。我想起,在灵寿五岳寨编教材时,我俩住在一个房间,他带着笔墨天天练笔,采摘了山花插进玻璃杯,即兴赋诗一首;我想起,我举行班主任培训的时候,请他给演讲老师做现场点评;我想起,在石家庄东风西路小学国学讲堂的后墙壁上,他用隶书撰写的论语节选,雕刻在一条条竹板上,至今学

生依然朗朗诵读……

其实,孙向阳诗集我已有两本,一本是2003年出版的,一本是2008年出版的,那是他亲自送我的,扉页上谦虚地写道:“小春先生 赐正。”我拿着他的最后一本诗集,遗憾地想:孙老师刚过古稀呀!没来得及给我题字就走了……我随手在扉页上填写了一句“故人驾鹤西游去,留得诗集读故人。”我会好好保存这三本诗集,以便读诗、读句、读故人!

张小春/文

朝花夕拾

借钱给人

1968年,大连市化工厂的王兴元同志到我单位(石家庄市某公司)买东西,办完后,发现钱包丢了,王师傅慌了手脚,不知如何是好。身上没带钱,买不了车票,连家都回不去,他在石家庄又无亲无故,这可犯了难:向公家借,没法走账;找私人借,千里迢迢,互不相识,谁人肯借。正在为难之时,我对他说:“王师傅,我借给你40元钱,回到家,你还我钱是朋友,不还我钱就算我送个人情。出门在外不容易,去买火车票吧!”王师傅走后没几天,不但寄还了钱,还寄了两包海产品,并写信表示感谢。

付金堂/文

学校搬迁

1957年,我在石家庄平山县回舍中学上学时,学校接到上级指示,要求我校参加洪子店中学的搬迁工作,将原学校的砖瓦全部运到新筹建的平山县古月中学。

我们三人一组,推一辆车。刚推上车时,车子东倒西歪的,累得我满头大汗。过了两天,我才掌握了推车技巧。

洪子店中学离古月中学有20来里。上午一趟,下午一趟,一天下来要走近百里路,两天下来,大部分同学的脚上都磨起了血泡。学校领导非常关心我们,每天晚上烧热水让我们泡脚,中午起床后,又给我们煮绿豆汤喝,还变着法地粗粮细做。“五四”青年节那天的午饭,每人加了一个鸡蛋,可把我们乐坏了。晚上虽然睡的是地铺,但垫的草厚,感觉挺舒服。就这样,我们整整干了10天,圆满完成了上级领导交给的任务,受到了表彰。

闫树英/文

5角路费

上世纪50年代,我刚上初中时,特爱讲故事。我像个说书的似的,每到课间休息时,就绘声绘色地给同学们侃《西游记》。

一天课时,我正在给同学们讲故事,班主任杨景慧叫我去她的办公室,弄得我心里直打鼓。没想到杨老师是派我去景山少年宫,听孙敬修老师谈怎样讲故事。我一听乐坏了,要知道全校只发两张票,而且我平时最喜欢听孙老师讲《西游记》,多想见到他老人家呀!

那时,我家住在北京复兴门外北蜂窝,到景山少年宫有挺远的路程。杨老师知道我家不富裕,当即掏出5角钱给了我。那天,我见到了盼望已久的孙敬修老师,亲耳聆听了他的现场指导。

如今,5角钱已微不足道,但在当年的情况下,杨老师能对我给予鼓励和资助,却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。

孙家汇/文

瞻仰毛主席遗容

毛主席纪念堂于1977年5月24日落成,同年7月对外开放。中央组织井冈山、瑞金、延安、遵义、西柏坡五大革命圣地的干部和老党员代表进京瞻仰毛主席遗容。当时,我在平山县西柏坡公社任党委书记,与平山县委书记李兆祥、西柏坡村支书闫民生一同进京瞻仰了毛主席遗容。

我们随着长长的瞻仰队伍,等候在纪念堂北门外,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,缓慢地向前移动着脚步,企盼着能尽快瞻仰毛主席遗容,并尽可能多停留一会儿。等到进入纪念堂正厅时,看到毛主席的遗体头北脚南安详地安卧在水晶棺内,遗体上覆盖着党旗。开始时,大家眼含热泪,慢慢地走着,仔细地看,过了一会,许多人失声痛哭起来。我本想多看一会儿,但由于后面的人紧跟着不能停步,只能慢慢向前迈进。有位老人手扶着水晶棺竟放声大哭,之后就晕倒在地,工作人员马上将其扶起架到室外,经抢救才转危为安。

毛主席健在时,我没有见过他,毛主席去世后,能够瞻仰其遗容,也算完成了我的夙愿。此后,我又带领机关干部、村支书和家人数次进京,瞻仰毛主席遗容。

范文杰/文

图说往事



遭遇“九一三”事件

1971年8月中旬,我在承德军分区当战勤参谋时,河北省军区举办了一期参谋集训,全省11个军分区和独立师各派一两名参谋参加。我有幸参加了这期集训。十几个单位的同行平时很少见面,这次凑到一起真亲热、真热闹。虽然天很热,训练也很紧张艰苦,但大家精神饱满,斗志昂扬。“九一三”事件发生后,我们接到紧急归队的通知。返回单位前,我们匆忙照了这张合影,连回并垦矿区的老家看一眼都没顾上。前排左一为本文作者。 王志国/文并供图

似水流年

我的故乡在石家庄行唐县南凹村。小时候,村南有一个大壕。每到夏季,等雨水灌满了大壕,很多男孩子都会聚集在这里打扑腾(即游泳)。

一到中午,我和小玩伴们就会背着家人,偷偷跑到大壕里去。有时被大人逮着,总会狠狠地教训一番。每挨一顿训斥,我就会安分几天。可经不住玩水的诱惑,等小玩伴们来找,我又跑到壕打扑腾。

刚开始学打扑腾的时候,害怕被淹,总是先慢慢地试探着往前走,感觉水齐了大腿根儿,就绝不再往前迈一步,只在浅水里学狗刨。多数时间,都是和小玩伴在一起又蹦又跳,互相泼水玩。时间一久,就觉得不过瘾了。眼瞅着大点的孩子在深水里追打嬉闹,比赛着各式各样的泳姿,憧憬着有一天也能像他们一样,在水中

学会了打扑腾

游来游去。有时候,还会扎一个猛子,从这边钻进水里,憋一口气,等游到那边才露出头来。在他们的逗引下,我试着往深处走几步,等水齐了肚脐眼儿,竟然能在脚不着地的情况下往前游了一截儿。

一天,一个胆大的小玩伴儿说:“咱们今天再往深处游一些。”他指着大壕深处大约三分之一的地方,然后拿一块小石子往前一扔说:“就到石子落地的地方,谁都不许耍赖。”大家都表示同意。我生性胆小,又怕被别人笑话,只好跟在后面,慢慢地往深处走。等脚踏不到地时,一着急一害怕,就咕咚咕咚连喝了几口水。我拼命地挣扎着往水浅处猛划拉,终于化险为夷。这一次,我受到了惊吓,有好多天不敢下水。

眼看就要立秋了,大人们

说:“立了秋就不能打扑腾了。”因为立秋后容易着凉生病,再者,立秋后雨水少了,大壕里的水成了死水,越来越浑。

怕失去打扑腾的机会,再加上距“喝水”的时间久了些,脑海里“怕淹死”的概念也被冲淡了许多,所以,当小玩伴们来缠我时,我就随着他们又去玩水了。

有人说:“打扑腾就要胆子大,才会游起来自如,越胆小越喝水越危险。”我打起精神,随着大伙儿向深处游去。这一次,我不仅没有喝水,而且游得十分畅快,竟然游到大壕的中央又返了回来。我高兴地大喊:“我学会打扑腾了!”从此,我的打扑腾技术一天比一天提高,还学会了许多动作,被小玩伴儿们戏称为“水上漂”。

李进宝/文